



負劍錄

秋春水紀行

完

~ 10
4675



貞刻錄

明和七年五月二日船舟溯淀河士德適有事于伏見
同舟而往終夜把酒亦惜余別也

三日舍舟于伏見士德送余入京大人投平賀先生居
余與士德訪斯經和尚以其近購書函見贈玩賞及夜
遂宿焉

四日黎明辭寺訪江戶人橋辨阿於橋居午還平賀先
生居陪大人到馬杉翁還則御人玄象來要余錢四條
酒樓

五日平明辭平賀先生上達先生以將雨懇留強去過

昭和十五年三月一日寄
市島謙吉氏贈

白川栗田則果雨逢坂訪平紀宗大設酒散賦詩送別
亦以雨強留余云千里之行豈戚々于風雨耶引滿而
去々天津徑膳所霧雨昏々湖上無望時耕田大小橋
俱破壞驛舫濟人

六日雨霽荒草津過梅木村到土山驛日猶懸車行一
里所宿猪鼻却

七日昧爽踰鈴鹿嶺路險且流潦亦一難也故人襄禱
師有重踰鈴鹿嶺有感之詩追思感發謁祠顯名而下
抵關驛取路于窪田此間二三里松樹成林曰豐久野
抵津城々市頗整齊魁者雲津

八日渡雲津川過松坂小俣舟渡宮川此為山田境按
祀官久保氏得導謁

內外二宮是夜款待甚厚

九日辭久保氏使僕謁磐戶余父子不往徑昨之所經
復宿雲津是日教里僦一馬與家翁四騎四騎之義見
余高雄記

十日平明過津右折為江戶路經上野過白子觀音寺
有一櫻樹四時著花土人稱不斷楮真奇種也家翁之
故人某在此村問到其家歡迎厚待遂次為是日上野
至白子二里風雨暴甚

十一日雨未歇，強作氣而出。至四日市，則晴。此驛舟抵
熱田，於程便甚。適會其載瑞解纜，余謂熱田孔迤，而復
渤風浪不可測也。行憩富田里，茶酒店聚，松鉢燒蛤味
特佳。抵桑名城，而熱田在一水之外，不得不航也。乃買
佐屋舟，佐則一條水湖之，与帆海路為勾弦。余循其迂
避險也。初更到于佐。

十二日平明出佐屋，取路津島祠，堂廡門牆皆丹雘，亦
一名區也。過名古屋城，抵熱田，謁祠，碩桑名於海表。徑
鳴海諸邨，宿池鯉軒。

十三日離驛，求八橋遺跡。早夫指導，步畦之際，七八町見
在原寺，左還有一陂池，其畔石浮屠，是為在公墳。其下
之田，古有八橋云。又教步詣八橋寺，小池有燕子花。其
時稍過，大人嘗記其花異樣，質之寺主，果然。乃出先橋
者，貽大人，其葩四瓣，俗呼蜘蛛手，開取義于勢語也。驛寺
過矢矧橋，其東西千餘尺，抵藤川驛，路險，余賃馬，先到
赤坂，家君之轎甚後，問之，乃曰：詣宝藏寺，亦探勝者之
必枉過處。徑御油吉田，四騎到二川。
十四日經白須賀，上觀潮阪，遠洋七十五里，見鳥使人
心胸豁達，到荒井關，舟抵舞坂，天龍河呼渡，時雨甚，會
山口正懋，疑小野侯而西，草々相別，早卒取捷徑，田畦

相和同四下有
掘三字可除或作
六相亦可

山道峻亦極矣出見付驛宿袋井
十五日早徑挂川日既甚峻是日快晴始望巖于羣山
之際各自驚喜不魁一口林快下阪則大井之渡泮泮
彌望渡之有輿有人與製而木約六七尺施三格子以坐人梁
之有四柵有柵六迆水之高低土人謂深淺為高低是日
六柵大人與余格上接膝家僅跨一夫之頸而夫翼之
若行李亦兩夫從之一行十教人謹呼亂流水過舁夫
之肩時或涵輿渦漩怒號水烟撲面使人凜絕戰兢之
間凡十有八町渡頭有監監吏備錢與水增減余渡後監
吏繫渡以河水暴高也西歸旅客羣疾首感額而立耳

投藤枝驛

十六日蓐食而度徑固部上十石坂即宇都山也登降
各十六町峻與日改相如驕夫為插狹路之蘿亦和歌
者流之所稱也過鞠子驛渡阿部河法如大井水比之
稍低此水半曰蒿品半曰阿部云蒿水冷而阿水溫入
駿府街多竹工不唯答著篋籠之工凡百器用皆極精
工大人命余買若器數品到江尻議三保之遊三保松
原在江尻西二里許一棹可往轉抵奧津興便甚時天氣
冥濛有風富山入雲余謂舟可到止可取輿乃止入青
見寺寺臨海流松林一行流于巽位巖在寺後於是手

余謂以下五字可
疑恐有衍文

始覺僭僭顯雪舟富士岡妙甚寺去富士十數里三保
興寺接々者離々者持而不失其真抵奧津既暮驛濱
于海風潮怒舞動搖屋宇君席卷三保松原以擲之清
見寺內喘々不能寐乃命亭主移床始眠

十七日步奧津川踰薩埵嶺峻岨殊甚遠涉渺漫三峯
屹立嶺之所盡曰倉澤有酒茶店不陋店皆架水倚盤
則嶽色与映霞宛如紺色蓮華也為之吐舌獨恨濤聲
怒舞攪擾人語經由井浦原至柵淵左有上身延之道
凡十里云舟渡富士河々流特急舟子五六人与水争
力及近前岸舟子先取繫而下勾其絆柯始得扣留矣

行々望嶽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君愛鷹諸山皆為鬼
孫且予維嶽之高天獨乎天下趙先人送余詩云舉首
又尋始見頂信然吉原及原二驛實与嶽對而冢在丰
天故不自以為循山根而行午後抵沼津為豆駮分界
之地有大窺水曰千貫窺引豆水注于駮也三島驛嬰
突神祠綿延獨存大壯麗相傳貝神昔移自豫之三島
規模相似此孫相伯仲處處多難亦猶豫祠投亭未久
命酒酌酌慶繼富士之觀矣嶽之峻極乎天陰翳晴無
常是以往返或不盡其觀者况時屬梅雨乎而掛川
至此愈近愈晴連日之望已盡焉此行大人意專在于

嶽。嶽。嶽。維嶽之靈，有佑之手。

十八日未明，上箱根，總舟壺。每歲報春鳥始茂聲于此，亦奇也。稍平處，又見嶽，曰富士。平山奠夷曠，亦一市聚也。有湖，周廻數里，生一種魚，山皆白水起，使人恍忘身在山頂也。背水置閤，沿湖而左，有神祠。余父子不到，終僕往觀。東下嶮巖，倍子夕陽。此山夕陽則巖，而朝陽反之。晡時下小田原，渡酒匂川，一曰鞠子川。余謂取之酒之義，則鞠恐鞠誤。

十九日平明，茂大磯，抵車田，枉片瀨，直指江島。此錄倉一名區也。東人以為壯遊之處，詩也。詔也。多在梨葉園。

作接村，不舟達島，有二祠，曰上宮，下宮，皆祀天女。祠宇整麗，而乏風致。下宮之傍，有一碑，字皆剝落，但篆額隱見。曰大日本國江島建寺之靈跡。上鑄雲龍，精緻可愛。風霜何物，沒其文字，存此虛飾，為之喟然。蓋碑石良真，所得于宋，其筆可想。上宮規模相同，左轉環山，處々置壚，賣綺貝，路之所窮，稍平，有一茶店。大海廣闊，富山在天表，大為佳處。天女洞在山背，路亦甚艱。家君憩店，余獨掖樓下崖而行，至洞，仰則兩壁對峙，不可正視，而洞口一文餘，內甚黠，周一僧秉炬為導，余不入，使僕入，識洞內之事，曰洞無它，但嵌無教佛像也。還入一鋪，命飯。

飯齊之整。一之海味。美則美矣。但味不可于口。聞島之
男女。老穉。皆業漁。是以氛氣襲人。覺地不潔。烏。友人澤
生。先遊焉。有託去。靈毫負蓬萊。而浮耶。望之維石。瑰璋
琪樹。錯綜。棧臺。隱見。恍然。為不可至也。唯望之。僊境。而
盡尔。信然。經七里。演入一邨。識光明寺。由比。演之遊。不
果。乃踰極樂。改過。星井。入長谷寺。經露坐。毘盧。此際。多
石。宇。土宇。遊人之所。歷觀。家君不欲觀之。捷取村徑。宿
崔岡祠前。既夜。賃一衾。頭。使因覺寺前。上杉氏。達。趙老
人所托之書。且納。明旦相見之約。
廿日。家君謁祠。余獨踐前夕之約。上杉氏父子。歡迎。視

余猶趨老人。前席。詰其舊。即某導到。因覺寺之內。佛日
菴。師弟皆迎。示老人之舊也。遇余。亦如上。杉氏。芳。師。狎
余。向老人。近狀。不措。一朝之遇。不翅如舊識矣。厚遇。不
忍去。割情而出。上杉氏。酒。餞。大設。趙氏之舊。果。來。會
勸酒。乞書。舉二三。椀。揮。染。近稿。二三首。以家君。獨在。崔
岡。而辭。懇留。不忍去。亦因覺。芳。師。歸。路。枉。建。長。境。与。因
覺。相。如。門。匾。巨。福。山。傳。云。趙。松。雪。書。決。不。然。亦。不。凡。
其它。海。康。法。窟。天。下。禪。林。等。之。匾。並。異。邦。人。之。書。稍。不
拙。耳。還。崔。岡。祠。息。壯。廉。較。之。雄。德。山。實。伯。仲。之。間。已。促
大人。僕。葦。路。之。所。錄。某。立。某。田。諸。名。士。第。宅。之。墟。也。環

廉綺觀，爰為牧場，樵徑不愆，然乎有水曰瑞川，青砥氏
 事可想，踏險漸如，弥縫而行，所謂鑿也。過金澤，入路右
 一寺，有飛石者，此際多墜田。又有天女祠，景亦稍佳。入
 村，名茅，有美女石，老婆石，西湖梅，土人之所艷說，皆
 不足記也。能見堂在小嶺上，頓嘆，作氣而上，玉僧善待
 遊人，如茶酒店然。一丘之松曰榔筆，僧為余指點，画士
 巨勢不能字堂之所瞻，榔筆松下而去，顧目非無奇，然
 榔筆之稱，本稱焉，所視丘岡，溪澗，古皆海水所匯，為島
 為嶼，加之高岸為谷，深谷為林，安知今之所見，不異古
 之所稱哉。使僧僦肩輿而下，山迳野路，險夷相半，晚到

程右驛，一日新所。

廿一日雨，大人不興，同蓑笠而出，過神奈川，崎二驛，
 抵品川，而霽，屋舍在岸，右則滄海悠遠，愴恍無際，漸入
 大木戶，是為江戸之南境，屋宇鱗密，市聲喧鬧，氣象極
 殊，過京橋，新橋，數橋，度日本橋，右折入一巷，投泉某，
 某士德之舊也，此行是為東道主，倒屣歡迎，慰勞備至。
 廿二日，翁平臥，昏々，余獨謁大成殿，堂階門廡，丹漆輪
 奐，林祭酒釋奠之禮，若令殿西國學，友人某生存為訪
 之大驚喜。

廿三日陪家君過常盤橋，徑龍口櫻田，觀諸藩邸，茅皆

丹履聖躋，壯偉闕耀，如吾藝邱，在霞特巖，巖翼々詣爰，
 岩詣增上寺，規模高大，徑芝祠而歸，是日泉氏為導。
 廿四日早朝訪岩井氏，名良字子賢，趙翁之舊也。歸則
 澤子來，泉氏又為導，一行俱出，過淺草上，野寺觀皆
 高爽嚴潔，別魚可比，况其幽邃，松櫻尔林，花時可想，列
 坐而麻烏，右折有池，曰不忍池，廣袤極大，有峽祠天女，
 橋而往來，水面皆荷花，時亦可想，遠水謁湯島祠神田
 祠，俱無奇觀，澤子引余到貝寮，小憩而辭。
 廿五日雨，岩井氏招飲，野口松卿者至，亦趨之，曰也，指
 韻賦詩，日暮而歸。

廿六日過五百羅漢寺及靈岩律心二寺，到深川八幡
 祠，皆其所遊覽之處，共無可記。歸路入一莊，是泉氏所
 辨阿之別墅也，其地教畝有池，有橋，有亭，有棊茶室，藥
 欄，奇卉珍木，蕭鬱可于夏，守園老茶果慰勞，薄暮歸泉
 氏。
 廿七日崇朝尚雨，大人不出，余訪棍僧某於上野，歸路
 枉昌平學訪某生，乃請其俱為松島之行，某生趨趨不
 似平生之言，為遺憾焉。是日向伊東春澤者，不過。
 廿八日歷覽骨董舖，得一小幅，李顯之行，蒙軒題五古
 一詩。

廿九日猶雨，象君不出，使余訪本鎮鑿員宮本玄主於赤阪之邸，是為片翁之弟。延余於堂，酒饌慰勞，前席而語，不啻如旧相識。訪林君滄洲於霞閣，本邸滄洲溫藉如旧，見余驚喜，亦命酒而飲。

六月一日走僕於宮本氏，以輿行日逼，謝會飲蓮池。臣果之約，兼致趨前所托書於今村氏。

二日象君朝去，余告別於祝氏子良，會家君于築地。往芝祠，塲上寺薩摩邸，到泉岳寺，有赤城四十六士墓，墓域別開，使人心悲涼焉。歸則今村氏至，宛若旧知。今村氏，某侯之親臣也。某侯今為重任矣，以余與此人暱，

似焦灼東道主人者，於余心獨無愧乎。

三日快晴，辭泉氏，上途便道告別於果生，不在。告某都察而去。泉氏之幹，送上野，過千住，綠野平林，肆無景致，獨背指嶽耳，荷草加。

四日貝雨，其雨而不滂沱，羈情大喜，經越谷，柏壁杉戶，幸手諸驛，蒼莽弥望，行者勸厭，過栗橋，岡渡登祢川，到古河，夾道栽松，凡二里餘，猶東海道舍此。

五日辨色而出，自入江戸，累日不見山，始見筑波於天末，經野木間，田諸却，此間土人蠶桑為業，過雀宮，宿牟都宮。

六日謁八幡祠。雖壯麗哉。男山鶴岡之雲仍已。取路于德二良。經大澤。今市到初石。皆却驛之輿馬。松杉夾道。稠密作行。過斜橋。是初石村口也。右尋龍門寺。寺主則携僧果之所知也。村徑多歧。試由一路而行。棘刺鉤衣。蘿蔓蒙絡。摸索而行。最後遇一川流。勢不可厲。揭日亦崦嵫。窮甚。隔樹見一釣夫。就之問津。釣而不報。詳之。鞋纊乃大聲訴之。彼始會我意。乃收釣具為導。直通于薪蒸篠蕩之內。始得正路。微老髯漢。吾其矣乎。過二橋。度嶺。始得龍門寺。已暮。寺主不在。沿幸僧相延。初更寺主歸。則款待可知。晤言少時。就寢。疲憊待甚。此行之

鞋纊。乃震遠視不外靴也。

艱魚甚乎此日。

七日倚軒則教州之土壤起伏如濤頭。攢蹙于中。牖間庭除亦洒掃。粲然引泉為簾。抱寺而潏然。惟此瞻望之美。足償昨日之艱矣。寺主命其僕道余。詣中禪寺。在日光之西。三里余。其路險惡。不動改者。几折不啻。山湖有徑。二里。表三里餘。嶮澗。潏潏之望。一彷彿于菡根也。寺也。閣也。皆壯麗。山上有山。稱男體山。即黑髮山也。人不得常登攀。唯七月十五日許之。入一茶店。臨湖甚佳。水色澄徹。水底之石可數。土人謂山靈好潔。惡殺生。延表三里。不生一波。臣亦一奇。余哦一詩曰。巨靈斧下無

有下恐有為字

幽致深避烟叢兩望人歸路在華嚴瀑蕩篠没人時見
栢翳瀑水勢息歸寺則既夕

八日譏觀瀑之遊大人命寬往回其狀路自寺後又徑
入千榛薄陰阻踰嶺到霽降瀑々頗奇水二三折至地
亦世之所罕見也又到窈光瀑北去日光二里寺甚大
瀑在寺後俗稱麪瀑遠山到裏見瀑奇甚水為岫岩吐
去不襯壁作簾是以水石之際可人行而不濡衣裏見
取義乎此岫岩上管有將泐之勢加之山氣冥濛暑肌
起粟凜乎不可久留趣上一邱余僕獨行見水石之際
不一點濡衣實如土人言酌所齋酒與僕二人取醉而

歸

九日寺主上人為導謁二廟山亦幽邃大祠小祠往往
有烏樹皆朽与檜已而見二廟嚴翼雕鏤無所不至要
非矢涉所盡矣京畿及江戶之所觀無彷彿万一者
十日辭龍門徑今市左取仙臺之路過大渡不生玉生
諸邨投高氏村教箇寒御無地小憩適呼村醪無一下
物

十一日蓐食而發四望曠絕草色連天是為奈濱野長
七里余行野四里出大田原西接宇都宮是奧到江戶
之驛路也馬過鍋懸川曰源有殺生石者云水欄之而

至是以飲之或死後驛之人以之戒余々又嘗聞之鍋
懸上游為奈須野有厲氣時起飛禽走獸為之皆死地
多大石故人嫁于石遂得殺生石之名也或謂常蒿
義云封鎖此數石使人不得輒近焉蓋異邦嶺南瘴母
之類也到蘆野凡三里多改而不甚峻左取一徑觀所
謂遊行柳者日餘已摧僅存二三天小藥生青或云西
行詠路邊柳者是也非也余記一畫院之言曰其所歌
詠者風景也幸與西行草紙合而未必信之惟此謂詠
歌物便安世之好事者不詳之
十二日茂白坂到白河問古之閑趾曰在馭西礎石尚

存宿郡山

十三日將雨抵福原果滂沱到本宮而霽橋度五百川
抵二本松時火後街坊一新尺椽無古色過二本柳八
所目宿福島取月而行里半

十四日昧爽騎行望信夫山聞山下有文字搨石徑來
折馭路又左走出羽右則仙臺有汲特險石出枳足所
謂伊達大木戶也到越河有閑自此以東為仙臺管內
行樹整存到春川坂大石犬牙相向頰領巖罅之間僅
通一人觸則必墜蓋伊達險要處也過白石儼然一城
存是伊達勳閥片倉氏之都也離城有渡松樹多文蔭

悔然忘暑一佳境也投葛田宮
 十五日路坦々列樹生風暑亦漸輕自大田原至此地
 飛漸高銜金瀨觀樹木此間沿水々即河武隈也飯于岩
 沼馱店主為導到竹駒祠々前有松亦稱竹駒松一曰
 柴火松源將軍征安陪兄弟時潘柴勞士後栽松以標
 之松柄上指為柴火狀也其竹駒之義陋甚家君曰武
 隈松其為既久奧之一名勝區也或曰梟輪松或曰二
 株松皆古人所歌詠歷々可見未詳一物三呼與抑三
 物三呼也武隈松古昔藤原元良在任于斯館前栽松
 始見干史時已借其樹之稿殘再栽存名者後絕于野

余以下文埋少通恐
 有衍文

馱馱馬指類也行
 馬七尺以上為馱

火滿仲或曰滿仲復栽復絕橋道負復栽後孝義詳
其姓代為橋材今後無復栽者今據武隈竹駒音亦相
 近顧見一物乎而孝義之後絕已久矣今之所存者後
 人有劬源橋之為耶樹亦百年來物耳奧人或云武隈
 二株白別余矣在福島東南若一里若四五里梟輪或
 作花輪亦在一邑出驛又見嶺松如芙蓉馬隸之言曰是
 謂千貫松東南航海者独以此松為標望以辨通津其
 得便也孔方一千貫償之而可故名奧路多虽着馬小
 而善嗜馱為之教馱馱馬隸折桃枝繫鞍轡前後鞅
 且為策禁勿驅之每驛無驂悉賃草馬皆將一駒子

馬、祥尼也

無羈羈長柄相等，然步趨多後，其生未久者，半途力不能隨尾，馬隸奔而不顧，詰之則云：彼自待，歸曾不風也。路過前馱之馬亦然，是以駒子彼我相誤，久之始辨。即驚走，各得已氣，乃鞍亦一奇。過增田諸村，到仙臺，日暎仙臺之冒彊，固無論已，但巷首猥鄙，漸寬整，而猶茅屋過半，獨其國分街皆瓦屋，翬飛聖麗，稍類江戶之廬。投宿此間，夜訪儀平者，是子岳之旧知，今為商於此，家與客舍通。

十六日早，舜仙臺，徑原町，今市農畝之間，有小池，沿十符管猶生，亦存古名區也。地勢物觀，與八橋同趣。行二里，多質城碑在一邱，即其墟也。古來所稱壺碑是也。道傍立石為導，是南都古梅園主之所立也。壺碑天然石，非精製，平一面，鏤字數行，三面頽然古色，蒼涼可愛。近京人摸刻以藏，毫釐不差。今見其真，益信其精工。斜行出大道，到塙竈浦，欲賃舟到松島，舟子相余行色，要教鑄錢，故止。陸路到松島，二里，路通山上，登望尤勝。到松島，猶未暮，客舍皆棹，臨海受月，倚欄而望，八百島嶼可拾，月出于諸島之間，細淪小漪，相照獻勝。是時余又子之情，其若之何。訪瑞岩寺，乃斯徑上人之旧，為余寄書，先見副寺禪師，款待可知。既暮，還逆旅，翁為余命酒。

橫有客義

而小酌，意賀此遊不愆，辛素既醉，翁從僮而去。余與舍
 主酌，翁在五大堂，使僮歸報云：堂之觀望，使人吐舌，涼
 亦特多，不可以疲憊故不來也。乃行，堂在一島，經二島
 而至，橋以通焉。橋時新成，其製甚奇，木板教條，連比不
 接，其間可藏履，故間隙見水，相拒^{半丈}，犬餘尺，骨瘦神驚，詳
 之，古之製也。遠近島嶼，青瑩玲瓏，波文熨皺，塵眼為之
 一洗。二更扶翁歸客舍。

十七日早起，無教之島，海靄靉昧，少為朝暉映，茂秀色
 可鞠，飯已，又訪瑞岩，茂余如富春山，夕在松島之東，獨
 高，宜杯看松島一境者，凡松島之景，平地看之不為不

美矣。島嶼桐栴，欠青螺千點之望，不無遺憾也。扶^策以
 行二里，右折，取小徑而上，遷迤迂回，險息寺置觀音寺
 內，掃除極淨，寔軒南開，八百島嶼，歷々可教。古人所謂
 滴翠叢碧，在白銀世界是也。寶嘉瑞岩，衲子大助我勝
 情矣。松島去仙臺七里餘，而南海之衝也。曲岸迴瀆，環
 以為濶，周迴八里許，島嶼八百餘，棋布星列，樹皆松樹，
 其島小者，僅育松一二株，大者民居百戶，二百戶，是瑞
 岩之所領，故一境禁斷殺生。午後，歸瑞岩，一僧導余觀
 佛殿，諸磚閣，閎耀壯偉，結構盡美，何知東海之陬，有此
 瓊樓臺矣。仙臺先度黃門貞山，再建輪奐如此，壁障皆

古名人之畫，若乃猗華人物，豐臞妍媸，實奇品也。庭有
 法身窟，作身心僧法身倚禪處，寺曰為台宗，自法身留錫
 渡，為今宗，婦女不許常入云。晡後引余於堂，饌饗甚豐，
 有筍、品、味、兩、佳，和尚謂是境寒，澤島生焉，昨始取之。凡
 此境，筍佳，夏至而後始可啖，事与上都反，亦一異。余又
 子徽、金華之遊，和尚談其曾遊狀，大成之曰：山在我庫
 偏，不翅滄海一粟，去此海陸俱一日程，余近山一里許，
 海氣常惡，獨獨木亦能濟之，而掉蒿不為之用，蓋自非
 金華之靈，待子太厚，則順風估波，抑亦難矣。我多子之
 勝情，而奪之情者，乃所以愛其勝情也。遂止，命僧導到

其子院陽德天麟園，通教處，亦各宏麗，到觀月洲，在
 西岸，邦君之第在焉，閩北潔雅，扁曰觀瀾，又扁兩奇晴
 好，第之所觀，吞松島大半，凡一境樹石，皆有上都之韻。
 世稱天下奇絕者，信然。烟酒相命，家君懽甚，石涉至小
 島，作小亦橋以通，島嶼五大對，席池待月，有一菴亦不
 陋，島之石面凹為塙，標教百刻，西番字法，雖丹漆填之，
 俗陋可惡，孰不悅惜乎？聞土人之言，藩主課松島教戶，
 每暮更香，虛鳴鳥銃，警邏諸島，使鳥不止，島樹恐為棲
 鳥荒落也，其愛景勝之切如此，而其愛厚乎樹，而薄乎
 石，獨何歟？夜議舟遊一事，翁謂此行專為不二，若松島

者，實是望蜀也。而既得之，我心則降矣。風雨豈不意乎？
月如此，其奇。風如此，其快。富春之眺，際之五大十島之
賞，悉之。鳴乎，盡焉。此之謂自謙兒也。莫復言焉。乃命酒
臨水，僕佯失醉。瑞巖之僧某，播人也。未始意甚樂焉。
十八日，舫歸塩竈，即瑞巖寺主之所寵送。獲檣快船也。
所過皆昨之所眺。舟子為余指點，其始五島十島就口
記之。至二十三，恍惚不記。第領已，停棹於苞島。唯眺
移時，舉酒咸醉。又棹往千象浦，望金華於天表。午後抵
港口，潮退舟膠，乃上岸入市。塩竈與松島接，然松島兩
竈，塩竈則蓋有賈，船輻湊之地。曰石卷，在東南十數里。

塩竈之小舟舫傳，而交易于仙臺。故地，蠶家昌人亦不
如松島之朴也。詣明神祠，壯麗。磴道危險，上古其神始
奏海造塩，其銜四箇，今在巷間，徑四五尺，深僅二三寸。
蓄海水，旅客皆染指醮目，無復患目。聞每年七夕出故
納新，備一夫為導。索玉川末松山，俱名區也。玉川在田
畝間，一渠流也。有一野寺，是林末松山，古昔為海岸。今
去海數里，備導，卿音侏離，不審為何語。為恨。到宮城野，
曠絕，亦望。翁命摘胡枝花教莖，而藁束，稍以為仲氏相
載而歸耶。暮歸仙臺，儀平已知余歸自松島，招飲。大人
以疲憊而辭，使余應之。儀平家僮多京人，談話易熟。下

酒教升儀平云大商巨賈率京坂人而土著者農工耳
三更歸舍

十九日茂仙臺亭主嘗賈手本羽最上莊內詳悉焉因
與議路之所繇右取野徑是為最上之道也近日所見
之秧皆栽其長莖問之田畷則曰俟其長莖乃拔起分
栽事與我異又見其田作者往往帶牛佩犢蓋其習俗
之然也經鑰取茂庭赤石基石窟川崎皆山村也客舍
遇山形之賈人善談羽之勝槩
廿日與賈人同行賃一馬彼此行李共馱之踰篠谷嶺
險阻不可言嶺有一僧菴人以為總之處下嶺將探山

寺之勝以險止焉意先在大沼宿小形

廿一日徑舟所長崎左澤入大谷村取山路々英山迂
回無登降而漸上半路而得登路大沼為近右有神祠
磴通危高忽下墜為谷大沼開鏡所謂浮島者五六箇
游水小則方二三尺大則丈餘其所生皆蘆菘屬或見
躑躅稚松等其行水也分行聯行或聚或散其貼塘者
杖以放之亦微動而行然其獨自行者離塘益遠人為
之者往而復還如故而其島之行也不由風東西又不
彼如動如不動凡沼廣數畝洲也塘也皆無望島自為
之也夫沼之奇人皆歸之於佛謂非善行者沼不跡其

胡荈漢叢語引蔡
氏詩話竟夫云吳中
改湖向艾蒲所積
歲久根為泥所衝
蕩不復與土相著遂
浮水面動輒數寸丈
厚亦數尺遂可施種
植耕人據是
如米後然可博粒
未所謂對田是也林
和清詩云陸沈西輔
林向寺零落棋枰
對上而正得草堂
柳文雲蘇州屬邑
忽有棧牒許在為人

竊去田數畝，故以爲
侮，而徐詢左右，對
思，世積之，然此亦漸
西，最多，浙東諸郡，已
少矣，右黎，竟
林詩話一則

奇矣，是以千里裹糧，時或不得見，宿此信次而後始得
見之，獨顧大沼之靈，待余父子，亦得若何，塘有桑亭，流
觀不知日之將暮，投宿大行院，此沼祠官長也，院主佗
適不在，弟子兩人善談，乃議庄內之行程，則云自此直
往莊內，不二三宿，則不能，山寺水晶山之勝，歷視以到，
亦不過二三宿，乃決筭，如其言。
廿二日發度，到沼，又觀七八嶽星列，今之洲，不復昨
之洲，灣，奇々怪々，余父子心太樂之，聞之土人，島大小
凡六十餘，余云：使有力者負之，如未甚難，然徑昨之所
徑，負劍而下，還左澤，橫取山，迳到立石寺，即山寺者也。

此山有六方石井，管
耳絕無他奇，但滿
山亭，花，聊足娛
目

寺為羽之名區也，羽人並稱，統之高野，其形勝，劇之江
之石山，然石山之興，曼耳，其境之與石，大則大矣，石皆
不韻，無一足觀，况山僧俗，陋，所在石面，凹為碑狀，石壁
何罪，猥就剽削，噫
廿三日騎到水晶山，亦羽之所，艷說也，山高一里，亦峻，
頂有一堂，遠堂右行，有穴，稱深，石英，隱見，又行，峭壁為
井，去昔有乳，井口有花紋，隱々見，土人稱山頂皆水晶，
時見其成花，然今苔滋而荒，無有光瑩，如常石然，余審
視之，花紋非天然，人鑿以取英，其痕為花者也，水晶之
狀，凸手削成，尖為八稜，琢之則其痕不得，不彷彿見花

此際不得理
月山之誤也

也是以手之所及皆然其所不及八稜衝然而苔蘚荒
落大欠物觀為之失意家翁太憊余于蒼頭更負劍到
六田忽見遠峯帶雪^碎天問而知其為湯殿也諸山宮
之且見且孫獨遙天之間有屹然不肯降者亦有雲是
鳥海也余謂我魯鄉在其下即二三日內當落我杖屨
下矣徑摘岡到一邨曰土田業已夕矣強宿此里氏
舍悉席地無牀一人迨至一寺有牀無席僅得一二
席而不設燈燭壚內柴薪取光烟氣滿屋暑矣增劇^始
不可勝也飯時乘燭以松液製之欲滅者教一姬守
之以一隻筋撲之菜墜焰烈亦一奇蚊雷聒耳而致情

使僕取之則云一邨不用情故無有貯之者乃促主人
逼之二更後援小破情且云去村一里餘有一禪院走
此借之三更入情方得合睫猶不得安眠時時擡首則
一姬徹曉撲燭人皆鴉舌噪噪與余輩言往反教四少
會其怠食味亦不協于口困莫甚焉雖然主人情意獨
至可嘉

廿四日早朝到大石田^亦是最上上游因詔舟行云踰月
無雨水落不可方思去此六里曰清水亦驛也水匯殊
深于以謀舟為便嶺路波陀草樹茂藁暑矣亦甚加之
前宵之困勸厭殆不堪徑柳澤舟方午時至清水上其

謀舡舡狹小而長，聞之土人，清水至清川十里而近，而封疆相錯，各置閘，清川之監吏記客之姓名，卿貫行李之多寡，輕重，別字一通，^授援客過古口，清川二閘，公吏取其來文照之，有一粗語，則詰責苛刺，時或使客回棹云。余行李標一記號，是以不用來文，午間解舟，斷壁高聳，水流極駛，溯游如箭，風鳴水吼，備然忘暑，薄暮到古口，戾吏見余禮特厚矣，彼自非認余記號為紫氣，曷得待余猶之龍為之一嘆，既夜，風水薄舡，鞵絡有聲，三更到清川，舍舟投宿民舍。

廿五日昧爽，度清川，村舍多聞飄誦之聲，不知何所，卿先生而化，至于斯也，徑許多却落，而度水，是昨舟行之下流也，入酒田，是為魯卿之鄉，向到其家，魯卿父子佗適不在，母氏及王母弟妹皆拜迎，母氏曰：兒省近嘗讀書堂於近村，土木之功未終，尔來從事于此，雖然，請君弛擔留宿，曩兒遊浪華，不但辱不棄，鹿澤之益，君特愛兒，而當於卧病，予片氏塾，諸君厚扶持，使兒有今日者，諸君之庇深焉，今幸來也，非敢言報萬一，庶少慰杖屨之勞焉，何問兒之在不，言辭懇至，奉待特厚，余父子羈情乃謝，安如歸家。

廿六日早朝，魯卿之翁歸，慰勞益至，且言昨夜家奴來

報明茂不寐，戴星而起，而兒未歸，何其不敬也。即無似
 若兒，豈得不心動耶。况亦已報之，幸祀擔母掛念，少時
 魯卿歸，把臂相泣。危酒以法，晡後魯卿為導，納涼于海
 濱祠。夫酒田坑大壤，次食貨富饒，人力有餘，小地之一
 都會也。邑屋鱗差，廩用甚盛，故神祠佛寺，以崇飾土木
 為事，然皆苦蕒。倘葺，雖則苦蕒，整潔無一枝亂，各厚二
 三尺，精工可異。凡則為霜雪所壽，一年輒碎，是夜估城
 庭堅字于廉者未見。

廿七日國器良純，二醫來上林。馬卿亦尋未見，共魯卿
 之盟。凡皆達高於魯卿也。馬卿片翁之神友，善談象馮

此時馬卿有別乘
 講宋玉賦不誤
 庶度玉堂

之勝槩。既夕，于廉魯卿延余飲其別墅。二醫馬卿素會
 大設酒饌，拈韻賦詩，凡自出浪華，實始得此快事。
 廿八日魯卿為導，赴象馮，路有魯卿所曾寓之藤花菴，
 不入，路枉一邨。魯卿伯在焉，家面烏海，為設午飯，遇亦
 厚矣。徑尾落伏村，詣永泉寺，泉石可愛，寺乃慈覺所創。
 後去翁居焉，僧侶十人許為生，境內往往現異，土人以
 為去翁之靈之所為，嚴憚之。暮到吹浦，海濱一路白沙，
 彌望橫亘，無邊際，東見烏海一峯耳。古詩白沙渺々迷
 人遠，實得其解。

廿九日度女鹿園，古昔所謂有無園也。或云非也，真谷

頗乃是也。未知孰是。登降二里余。踏甚峻隘。不可比肩。石骨尖怒。如踰利刃。嶺上有大師堂。始可麻焉。蓋莊內衝要之地。下嶺亦皆沙場。上望則深洋万里。上下為一。獨見飛鳥一點耳。徑一二漢即。到象灣。市街粗整。象灣率似松島。小而具焉。意致不尤讓也。島海上簪山。勢與漁市合抱。為繚牆。周迴數里。水面湛碧。島有九十九灣。口僅二三丈。橋為水。深可鑿。魯師命舟。往來島嶼之間。田螺及蜆。諸海物多矣。拾得數升。惟舟于畫松島最為佳處。又棹到蚶滿球寺。水面島海。峯頂之雪。晶瑩于諸島樹石相映。隱映。風致不可言。所拾田螺。土人謂之蚶。象

灣或作蚶灣。蚶象訓同。蚶訓幾。佐其來既久。余戲作一說云。古或作蠟。灣字。蠟蚌也。蚶屬也。後據其訓而去虫者。年。蚶滿球一作干滿珠。乃問之寺主。曰。失傳。但土人調。稱寺為干。則旱而不有年。故概為蚶。又以神后征韓之傳。禽亦民間之說。甚。上岸既暮。浴後又步橋上。得詩歌數首。

卅日出象灣。背指于歸途。大小島嶼。暴布于瞻。靄深淺之內。觀望之美。使人縷之。不忍別。到吹浦。魯卿將引余到其讀書處。家君徑歸酒田。魯卿道于田間。而入吉出村。其居在劫泉寺內。僅方丈已。自酒田至象灣。凡十里。

何如下宜有野意
字不然若氣太短

餘皆濱海，軟沙沒脛，雖作氣以行，而難進，步步似却。非沙則政且險，山下之石皆怒起，傾崿嵯嶇，乞如生鐵，無幽韻雅致，獨象渴之樹石，有異態者，何如？
閩六月朔，早起辭寺而歸，往夕見間田，向之魯卿則曰：是皆秧田也。樞起分栽，後不復播種，恐土脈焦枯。明年生秧，蕭索也。凡奧羽二州，較之吾土，不唯疏腴之異，地廣人稀，所過陂陀，斥澤之可開墾者多矣。若雨則霜寒，最呆一年之間，人服農事，幾許，歸則快翁招飲，美酒佳釀，陳設甚盛，國器馬卿子廉三輩皆臻，向象渴之遊，引滿盡飲，羽人率用大杯，而冷飲，余之量淺，且拙於酒，糾

纒二三行徑，徑設令語左右，令溫酒來，而不得以敵焉。迨巡旁觀，亦惟不向一隅耳。
二日馬卿來話，且曰：凡吾土尚美，而去上國遼遠，故未嘗挂顏士墨客之崖牙，常為恨矣。君幸是之名乎？余曰：地名固有，豈成乎我君乃實錄，不得不直用焉。詩歌獨取其有趣者可也。近世謂江戶為武陵，為武昌之類，余之所弗取也。馬卿曰：郊外有崔橋者，概稱白崔橋，高臺何君，余曰：加一白字，便不可。吾社率稱此類為閩東，繫馬卿唯々，而如不獲我心者。時國器招飲，相將而往，會者皆昨夜之徒，但加國器門人兩三輩，國器有兒名辰

才穎可稱

三日拉魯卿過藤花菴地曰藤崎向遊象灣之所徑也魯卿嘗請寄題於吾社者也呼所同遊者國器快箭有事而不來馬卿子廉奮然而至從一蒼頭擔行厨藤崎之地本是沙磧無一寸草魯卿伯父居之草水猥奧既為一山林序其向而與焉佃戶許多相徑而居焉向貝所以作之利害則一大事業也凡庄內濱海數十里沙磧弥望往往有如覆敦者是海風簸揚之所或前後汎之時海氣益暴其覆敦者且夕易處藤崎最其衝而累害特甚歲沒土田數頃每當四五月輒與卒操鉏日以

沃壤也

叙事不明暢何不
少述其防沙植林
焉藉之一端乎

千數時或不得浚治復旧也曾氏之伯父設筵無復鄉之惠貝切豈不偉乎貝榭松合歡居多俱巨貝地去但木皮皆剝落問之為沙所禿而然也藤花菴在其西偏與鳥海對景物殊佳今魯卿伯父居焉伯父氏伯氏待遇備至拈韻賦詩馬卿先成時曾氏有閱牆之事是日余和之晡後告歸行半里驟雨覆盤海濤橫拂且沙磧之難行窮甚余與馬卿有雨具魯卿子產油撒御之僕為敗天公笑強自勵稱快薄暮得歸曾母取酒注余意謝墳荒又和也羽有鐵石者問之曾翁則曰有之士人傳云偕雷雨而降然未聞有愛之者雷後必有之故云

寄園雜草

脫帽看詩卷

廉崎特多贈余十教。天然稱工。
 四日比來告別。頻々。曾翁固留。以至今日。余與魯卿。曠
 者固矣。家君與曾翁。情實相投。日深一日。甚於余與曾
 卿父子。相得而善。不亦奇邪。余與諸子。日飲教處。
 家君與曾翁。亦相將作遊。二翁皆半勺不進。嗜好亦相
 類。曾翁招諸子。錢余也。杯盤豐腴。咸已酣喙。家君與曾
 翁。既將去。不知遊何處。余輩醉極。納涼于海濱。入一酒
 樓。快翁搗筆一闋。泠々可聽。娘兒教名至。粧樣媚態亦
 奇。歌皆莊內之音。不知為何調。凡教日來所見。婦人無
 貴賤不醜。皆頤白哲。諸青意至。馬卿以是誇余。且云僕

余但記馬卿絕云
 三疊曉歌和酒吟
 屋簷聯步別初深
 送君十里臨江看
 持贈芙蓉雜佩心

往遊京坂。遇人輒說之。如京師固十里。特不信。
 五日辭曾氏。闔家惜別。黯然不常。魯卿治裝。將先出家。
 君曰。象鴻之行。煩君行前。君之厚已盡矣。敢辭。魯卿曰。
 羽里三山。亦一方之鎮也。我羽之勝景。於是乎畢。我不
 可不道。乃出國器。快翁同出。教百步而別。二子之即。及
 其塾生。魯卿勇皆送。行離闌闌。有橋曰。万里。馬卿先在。
 鋪張設席。歡杯惜別。耆耆婦子。輩揆携耒觀。移時宴散。
 馬卿獨不忍去。又送而來。口占教詩。余與魯卿就和之。
 到渡始決。任荊川。茅教村。投宿羽里山下。一知皆道士。
 自夏至秋。閩東諸州。香火之人。日以萬教。一却依此為

此條記事失指可
憾

生夜請亭主人借三山雅集者看之。三山謂羽黑湯殿
月山也。本一山而兩峯對峙。其間為羽黑也。湯月二峯
險而遠。三山雅集。三山出于古書者。成卷。陋甚不堪
目。
六日一道士為道而登。凡里餘。始有臺階。後足指皆仰。
磴道齊整。老杉夾道。幽邃可愛。有塔有池。小祠許多。不
遑應接。山上夷曠如平陸。然祠時一新。斧藻極工。瑞岩
之後。復見此巨麗。下山取路于崖岡。到大山驛。日昃。投
馬長之家。子廉自酒田來。亦借余別也。驛有田鳳字朝
陽者。村甲也。已知之于酒田。與子廉善。携醬栗本炸之

來。共觀荷池。十餘步畝。渺瀰可愛。到一寺。家翁還送
旅。余過田朝陽。朝陽屢屢為大山之望。其人亦溫藉。羽
羽之一人也。僧大喜。醫通察者亦來會。酌其家釀賦詩。
三更而去。田子懇焉。欲使余教日留連。諸子亦從。史
七日子廉叔之至。留余。尚學昨夜朝陽之語。乃曰。朝陽
有微恙。先使僕等來留。余非無意于夕陽。而前途之迷
矣。飯思之切矣。不能不懇然投袂而起也。朝陽力病。與
諸子共餞於驛外。魯卿子廉貪於相從。且至三瀨。留之
決去。尔後。与家君却望鳥海。如艾姓步。借別。凡此行
所經。墮山喬嶽。不為不多。若富士。固亡論已。其屹峭拔

秀麗愈近愈秀。烏海為最。况十數日。觀眺既熟。豈不悉
悉乎。路出海濱。亦沙深。馭路右邊。鉄色危巖。踞水擎攬。
舟不得就岸者。四里。至温海。去驛數里之地。出温泉。因
名。

八日戴星而出。平沙弥望。踰鼠洞。磯尤岷絕。田中至中
村。弥縫一川流。十有八涉。大澤至葡萄山。道也。頻之登
降。此驛無蚊。

九日鷄鳴。又登降長坂。抵村上。市廓稍整。城隱見山上。
崇墉言々。土人多以茶為業。所過茶塢。過丰。抵塩谷。有
渡置閘。法印渡者之掌。渡卒換掌始渡。亦一奇路。皆

瀕海。沙磧熱甚。馬子為道于松林。雖免熱沙之苦。而林
樹茂密。不得微涼。亦復窮宿築地。

十日詰路之所繇。無如真野。買舟次新潟。之為便。辰初
抵真野。乘舩下嘉治川。久旱水路落。頻之擱淺。舟子為
談。越後七奇事。世之所偕知也。以雖奇哉。無凡致也。大
人不欲見之。日映次新潟。亦北地之要津。而一聚之雄
也。糟賈之利。与酒田。伯仲。是片翁之鄉也。擬叩亭主人。
得翁之仙葛。而相見。主人云。吾能識片先生。而不識其
它。夜携舟子亭主。小酌夜市。

十一日。辨色而出。路又沙磧。會後程乙。村人一行三人。

之京道路之間，詒談漸熟，遂情好相投，結為同行。飯于
 赤塚，徑榑島，投附彥，二馱俱山卸。
 十二日有峻阪，徑寺泊，飯于出雲崎，亦一聚也。吳佐渡
 對，凡羽越皆瀕海，而港澳之且繁巨艦者，羽而酒田。秋
 田越則新瀉，去雲崎栢崎數處耳。宿栢崎，踏月里許。
 十三日總彊波山道也，峻與蒲萄等，鉢崎栢崎二馱沙
 尤深，凡瀕海諸馱人，貪步漸沙淘沙處，以沙濕不熱，且
 足不波也。獨鉢崎栢崎二馱，地勢不得步，其沙嘴沙磧
 毒熱如炉炭燔灼，困亦甚矣。此間二三里，通呼為蘆村。
 夫馬隸皆以履為鞋，是防熱沙沒踵之若也。履製無定

為鞋繫，晚投黑井，沙磧尽于此，眉皺始熨，炎蒸之間，得
 一詩茶笑，炎熱沙深二三尺，一魚林樹取微涼。終吾鐵
 脚幾鎔却，行在冶人大炭場，蓋實際也。古人黃牛詩云，
 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蓋嘆晚其艱也。古人當此越
 路，不知定為幾朝暮乎。
 十四日徑春日新田，到高田，榑原炭都焉。午過五石刻
 字云，北走加賀之路，直行出郭，徑教村，適聞子規，大人
 甚恍之，阪路殊險，大坂曰大田切，小坂曰小田切，投閑
 川，亦山驛。
 十五日出閑，是越信之境也。徑山道，晡時投一邑，街道

缺憾也怨詆

慙而市色喧善光寺在焉人民寓生於寺越客先行為
討逆旅房錢或前驛之丰余父子後至逆旅相余行色
以為陷吾檄械大有懊悔之色焉余始不啻其意凡與
羽及越人負物牽着背如長材竹木二人三人排列背
之路狹則蟹行避人亦然余行李一夫荷擔北人稱之
桿擔一瞥識其都人士也善光寺開大典名稱之規製
稍異蓋善光一寺之度乎廿年前嬰雷火桿揆一新故
缺嘉樹蔚鬱之遠有池荷花可賞
十六日平明又詣寺則男女教百人已充實焉燈炬教
百存屠十教人誦經朱衣禿漢啓氣使人經拜舍面乃

滿堂稱名夷然成雷凡無虛日云有渡日犀川水深極
駛盟禍怒鼎舟不能以棹篙對岸巨巨繩教條舟子十
餘人攀援而濟乃與搖兀掀舞之憂亦操舟之一奇也
經丹波島指荷山過更級山里為玩月之名區上姨捨
山不甚峻構一小菴主僧野鄙不解登眺之意為可憾
焉嘗与家君議預期程頗者取月于此也独奈脯後天
氣忽變殆將沛然余大失意翁曰志不可滿我祈晴之
心孰與彼望霓之切况也勿復言焉旱後之雨粒々皆
玉以信人之心為心何為怨々于更級倩導去正路果
雨下及到葶辭

十七日霽。徑青林阪，於屋原遇驟雨，待霽又行。及陰雨，復奇作，宿岡田。是夜議諏訪行，故與越客分離，呼酒以話別。天晴，月白，大人歌詠，遣更級之問。

十八日昧爽，同茂過松本村井，余取路於塩尻，而赴諏訪。於是辛巳越岩別，雖非旧知，辛巳七八日來，同寢食，偕旅况，彼此悵々然，踰嶺路程三里餘，諏訪前開鏡湖，湛蕩城堞，白見，渙棹數處，村僻遠近，實一幅之好西景也。槩似琵琶而自別，凡水曾一適，可望岳者，惟此巔耳。而雲霧層崖，不得見之，惆悵可知。到諏訪，馭浴溫泉池，方丈，瓦屋蓋之，謁秋祠，亦廉諏訪，有兩祠，在湖之西南，為

為上祠，在馭為下祠。又於春祠秋祠，香火者，幢々不絕。向之云，皆農祈雨也。傍翁納涼，到湖濱，晚火佳，諏訪有七奇，土人誇說，獨湖之層水通人馬者為異。

十九日鷄鳴，馭還馳路，攀嶺，意一在不二。時朝霧盡消，天氣霽朗，得諸甲之諸山之上，宛然三峯，捧天直上，象儻之無情，亦抵掌拊快，况不為家僮者乎。有旅况間遇旧好之於也。湖水湛碧之上，遠岑橫立，城郭隱見，一嶺吐曦，万穎注射，誠天造之絕勝也。停驂觀望，移時還塩尻，右顧桔梗原，徑洗馬本山，到熟川，是為水曾峽口，路漸險惡，殺奈良井，凡道路石出岸墮，加之涧水橫迸。

為難矣。惟其灌木美蔭，足避暑熱。入夜輒雨，傾盆間，可愛。取無效。

廿日霧上烏井嶺，徑福陽園，嚴肅。與箱根等，出狀有棧。是所謂水曾棧，詩歌所詠者也。人皆度有古趣，而今堅好非昔比。頗敗人意。踞石小憩，山水明媚，獨可稱已。經上松馱，過臨泉寺，為寐覺里。臨之水石奇麗，使人亦意樂。王僧為指示水石，各附俗陋之言，可厭也。又行見小野瀑，亦絕景也。恨見山淺意盡。

廿一日渡須原馱，總喜籠，以際朝日將軍之所居也。梁夫馬子指其所弟，未問信否。水曾一道無竹，狀馱始見竹。踰一嶺，過落合，至中津。

廿二日徑大井，到大湫，踰阪一十有三，皆不甚峻。琵琶嶺，望白山於子位，行數里，御嶽，伴吹之望，亦佳。山下有一池，標曰一畚水，一酌而竭之義也。水極寒冷，炎旱既久，村井皆涸，惟此如故。晡後投伏見，木曾每驛賣梳篦，餽器，山民以此為生。路之所見，杉柝豫章，往往教團地，難於漕運，故能若是之壽。但棟梁之林，為頭々，梳篦棧，樑可謂斷而小之耳。余不慶其壽而嘆其不遇噫。廿三日舟渡太田川，木曾下流也。繫舟如艘，是有名古屋之運也。去驛上坂，景勝奇甚。右則削壁，竹樹送根，交

絡其上有洞嶽觀音故云觀音坂前山平遠岡阜延袤
林樾雄深奇石底以出野航來往其間下者如箭上者
擊之誠一佳境也又徑一坂抵鴉沼險稍紆矣自熱川
至觀音坂草楡衆多而泉石嘉路迴則水亦迴文絡之
流激觸之音使人心自洒然雖石出崖墮嶮峻是極而
比之羽越之沙磧則太勝馱皆板屋不甚猥鄙頗極幽
致鴉沼到加納踏至垣口府多織家機邑通人晚到赤
阪

廿四日經畝井關原有廻車坂昔置不破關一村曰寢
詰里濃江二州之界在比舍屋壁之間過栢原到醒井

井長五六尺深二三尺澄微可于夏相傳井脉通養老
瀑置榻以取涼適大受親雅也過番馬惣磨針嶺下臨
琵琶湖看竹生島嗚然可呼凡島嶼洲灣一々極態比
良比叡諸峯遠而為屏障互望皆奇眼目一新余父子
一再遊湖未經湖東之勝今而盡之茶店障壁多麗奴
之書詩筆鄙陋不勝見下嶺投高宮

廿五日徑愛知川老蘇村武佐左望鏡山飯千守山出
草津東海木曾二道分行之地自此為故道曩右行東
海豈得無感晚到熱田二橋未成買一艘到石山寺宿
寺下茅舍臨湖佳景夕陽激灑天台映雲三山鏡山相

競獻勝登望浮遊之美莫尚焉於是乎謂奧羽之勝木
曾一適之美亦覺乏氣韻矣

廿六日早起倚檻則朝景可掬詣寺往与平紀宗探湖
上之勝亦過此留字壁間讀之感歎蓋三四年矣又舟
遠眺所城舍舟入寺門寺三井家君丁寧歷視諸勝經近
松寺湖光明媚使人不忍別晡後到平紀宗紀宗歡迎
酒食慰勞起程之時紀宗修理其後園門迳園籬猶未
全成紀宗強留宿歸京之念汲汲以歸薄暮入京
廿七日家翁訪馬杉翁余到華園謁斯經師詣遊覽之
際夜與平賀先生納涼

廿八日艤出於伏見上船

廿九日歸浪華偏居是蓋成家君之志也家君恒謂我
以觀嶽為志久矣嘗將裹糴者數而世故熱趨顧莫之
遂力憾勢窮吾志而往悲夫今茲余始奮而決策友朋
亦德忠繼忠而贊成迺使弟三弟松回御迎翁夕即至室四
月廿日也余就膝下請濟勝一事家君大喜且曰我懷
志一甲子猶一日今髮毛皤々與嶽雪競奇未為晚汝
寬勉旃粵卜日以上途諸友皆來賀趙翁及子岳壽窮
東奧之勝故特從德忠為片翁及鳴門子琴詩以壯其行
赤山玄象共招飲餞之士德同舟送之平安皆極寵送

以五月二日起程，閏六月廿九日歸，其間不滿一百日。然閩東之勝殆盡，富山之觀為冠，而松島之月象瀾之烟，俱足聳親懽也。大沼之觀，特可異。今而顧惟，奧羽之遊，則彼其慮之阿古野，松者非耶？從一蒼頭，隨從親於數百里外，豈不肌革憊慄，毛髮蕭條耶？獨家君之矍鑠，當絕險改路，未嘗有難色，是以驚怯如寬，忌羈懷之悽愴，而無夜不日寢者，亦實家君之賜也。凡此行人多謂千秋將有為乎閩東，不知我一意在成親志也。先慈在時，恒憂家君之老將至，且撫慰我三人，而痞結為虐，為之先逝，已經九年。今君在而識家君今之情狀，其若之

何，余不肖，不並兼親懽耶。余去國客于浪華，不得拜掃望域，而親告之一念，及此五內如裂。弟四弟，方歲十五，在家攝時，饗迺覓賈舶之便，兼筆視綉，使其代寬捧奠，以告此行往還之時日，并遊覽勝概。

明和庚寅七月望後 藝州竹原賴弥太郎惟寬書

賴春水負劍錄一冊是東北諸州巡回口札也明初七
庚寅別對二十五在華城寓居書者洵為珍仍證其真

大正辛酉七月

小菊逸鑒

託賴春水及山陽典白河樂翁公之關係以附

春水著述負劍錄後

詔齋先生携一卷來示余曰是賴春水親寫東北遊日
記負劍錄寔為稀世之珍請一言以題其後余謹誦教
回有所深感焉顧吾皇國近古二百六十餘年間偉人
碩儒亦不為不多然其一家祖孫父子兄弟弟傑物相繼
如賴家者稀矣賴家中興祖亨翁志大而德宏其子春
水春風杏坪皆俊秀就中春水人格學識卓然為一世
之師表而其子山陽才識著赫於天下明治維新之洲

源亦出於山陽外史之感化為者居多抑日本外史與
樂翁公相聞亦頗深矣而其淵源遠在於天明寬政之
際當時公生長於江戶田安邸使公弘毅堅忍以為卓
然志士有大塚孝緯里澤雉丘之力也大塚里澤與春
水親交有素矣故公兩師之紹介而親就春水聞道受
教而春水烟眼夙識公之器度非凡天明四年甲辰公
年廿七將越白河也特為公艸箴規一篇以送之公深
感謝之終身服膺焉既而公之藩士所最親信廣瀨以
寧^{號蒙齋}為柴野栗山之高弟寬政四年兼公之將旨
而發江戶與各文晁遊學於東山京畿及西南諸州其

至廣島也特留宿于春水門下教句而與其^子山陽始相
逢一見如舊徵於山陽文稿而可知也夫春水父子與
白河定信公其相聞有素如此今此日記在於明和七
年庚寅時亨翁年六十四春水廿五其旅行於亨翁病
望而春水贊成隨行以能完乃父之宿望故題其日記
曰頁劍錄此卷虽一片十冊子當時賢父孝子日夕相
伴跋涉東海東山北陸各地山川而到處子高士雅人
把手談笑數欣文詞應酬唱和之狀宛然湧於紙表焉
可謂不朽文字也或曰頁劍錄中無一句直接係于白
河定信公者矣然於其書後文中舉公與賴家父子相

閑云々是非或不免為交射乎余曰然雖然近古以來
碩學大家其人格卓偉如春水文子者不易獲焉而此
父子與白河定信公相互道義之交肝膽相照是非彼
一朝一夕之故也果然則於此書後記之不亦可乎

大正十年辛酉冬十一月

晚生

小山正武謹識

寄園雜草

脫帽看詩室

寄園雜草

脫帽看詩室

寄園雜草

脫帽看詩室戲

寄園雜草

脫帽看詩室戲

以下全紙
白紙

